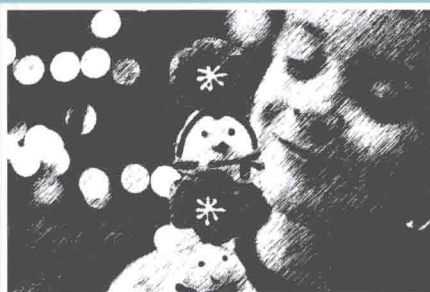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八辑



名字像糖一样

丁肃清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八辑



名字像糖一样甜



丁肃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字像糖一样 / 丁肃清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30 - 7

I. ①名… II. ①丁…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1429 号

名字像糖一样

丁肃清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陈永林 杨旭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30 - 7

定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3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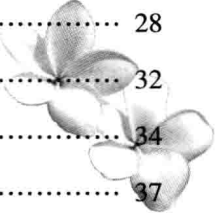
2014年9月



目 录



土地	1
炉火	3
红灯	6
河流	9
楼上楼	12
通天沟	15
笔杆子	18
彷徨乡村	20
种子	22
种豆得豆	25
走狗	28
子孙满堂	32
人活世上	34
抽烟	37
鸚鵡螺	40



花戒女孩	42
诗歌女孩	44
的士女孩	47
吉它女孩	50
自助餐	52
关于指标	55
心是云彩在飘	57
午夜玫瑰	60
心灵的伞	63
日元厉害	65
窗外菊	68
跛子鞋匠	71
名字像糖一样	74
伤口	76
血梅	79
冼先生	83
布娃娃	86
斗量心	89
爹有没有能耐	92
那个芒	94
大丈夫	97

无事可求	101
山寨锣	106
会不会交朋友	109
阿亮的幽默	111
寻觅宝贝	113
赌钱女人	115
三文鱼	118
吃吧	121
红嘴唇	123
不速客	126
人物	128
车马炮	130
评职称	132
陈跛子	135
小板凳	138
灶王	141
一块砖	144
帽子	146
桃核儿	148
打火机	151
革命小酒	153

发烧	156
厨子	158
笔误	161
最后的泅渡	163
灵芝草	166
那个人	169
一路感叹	172
好好活着	175
雪花母爱	178
男女由红线牵着	180
贺年诗卡	183



土 地

屋外好大的一片，是麦秋老人栽下的树，蔓延成葱茏的绿荫，知了叫着。屋子外面很热，麦秋老人从窗口看去，村外腾着阳焰，空气好像被点燃了。但屋子里却阴飕飕的凉。大儿子刚刚为他装上了空调。麦秋老人觉得皮肤发紧，心想，这夏不夏冬不冬的，遭罪。

大儿子在山东给人家开车，挣钱不少，临走时说：“爹，你就好好地歇着，享享福吧。”麦秋老人觉得享不了这福，想出去走走。出门正好和小儿子撞了个满怀。“爹，上哪儿，外面热着呢。”小儿子说。

小儿子整年在外边跑，跑什么买卖麦秋没有问过，反正挺发财的，看着他身上穿的，古里古怪的图案，还像是他麦秋的小子吗？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干脆不看了，坐着抽起了烟袋，屋子里烟雾缭绕起来。“爹，这点儿钱你收下吧。”小儿子从宽宽的腰带里抽出一摞钞票，交给他。

麦秋老人瞟了一眼，继续抽烟，不说话。小儿子的话多，全是买卖生意的事儿，麦秋听不下去，“咔咔”地在地板上磕着烟袋：“这不关我的事，别说了，麻烦！”

小儿子没趣，不说话了。

麦秋说：“地里怎么样了？”

小儿子异样地看着他：“爹，你就甭操心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惦记地里？又不是缺吃的。”

麦秋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长长地叹了口气：“咳，憋得慌。”说完就眯上眼睛不说话了。

小儿子走了，不一会儿叫来了医生。医生说是心律不齐，得好好调养着。

小儿子跟着医生拿药去了。



麦秋老人走出屋子，“啊秋！”打了个喷嚏。

外面太热了，太阳光刺儿一般地在他的皮肤上扎着，痒痒的。他把身上的衣服甩掉，光着膀子向乡村外走去。小路挤在齐肩高的玉米地里。很长时间没有闻到庄稼的气息了，这气息滚烫滚烫的，在他的气管里呼进来呼出去。麦秋出汗了，出汗是真舒服，发紧的皮肤也舒展开了，大滴大滴的汗珠掉下来，掉在小路暄松的干土上，“滋滋”地响着。

这就是他麦秋家的庄稼地了！那玉米矮黄干瘦，在阳光下低低地蔫着，地里的草却很茂盛，过了膝，麦秋的心揪起来。

“作孽，这真是作孽啊。”他蹲在地里，拔着草。

很长很长时间之后，麦秋老人站起身来，像刚刚捞出来的一个水人儿。那黝黑黝黑的躯体，在阳光下像一块柔软的绸缎。

回到家里，屋里的空调把他一身的汗水凝结了，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晶莹的汗碱。

他冲小儿子大声地喊：“你给我把这玩意儿立马拆掉，拆掉，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小儿子不解地望着他，没敢再和老爹别扭，麦秋说：“把你的钱也拿走，我没用处，我就要我的土地。”

麦秋老人的身子骨突然结实了起来，每天，他都要往他的地里走一遭，正是最热的天气，大地的阳焰像涌动的水，浸润着麦秋的身体。

老人只有一个感觉，心里边儿很痛快。



炉 火

一瘦一胖两个老人，坐在公路旁边的一截矮墙上，看来来往往的汽车，两张脸随着往来的汽车扭过来，扭过去。他们的面前，是一个燃烧着的火炉子，上面烧着一排水壶，他们脸上的笑、脸上的颜色，也像他们身边火炉子里燃烧着的火焰。

有妇女小孩儿来提开水，或者把冷水坐在炉子上。瘦老头从矮墙上下来，捅火，捅出一大簇跳跃的火焰。

人们陆陆续续来提水，烧水，他们大都是公路两边做生意的乡亲，和两个老人不生分，也不多客气。

一辆大卡车停下来，司机说：“给弄点开水。”说着端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老人把开水倒在他的茶杯里，用嘴一边吹凉着一边喝，喝足了，拍拍屁股站起来，又让胖老人给他续上，拧上茶杯盖，然后扔给胖老人一张毛票儿。

胖老人说“不要、不要钱。”说着就给司机塞了回去。

司机纳闷儿，“你们不是卖水的吗？”

胖老人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打铁的。”

“哎呦我的天！”司机拍着脑门儿呵呵地笑了，“我还当你们是卖水的呢，什么年月了，还打铁？赚多少钱？”

瘦老头说，“不赚钱，赔钱。”

把司机说愣了。老人向他解释：“没有活儿，白烧着碳呀。”他又默默地像对自己说：“要说也不能算白烧碳，给乡亲们烧烧水。这不，碳又没有了，凑吧。”他说着从口袋里掏着，掏出一张十元，胖老头也掏出了一模一样的，交给他。

“我说，你们这是图得什么呀？”司机干脆又坐了下来，他对这俩老



人感兴趣，他说：“你们收她们的水费呀。”

胖老人说：“咳，乡里乡亲的，这火，闲着也是闲着。”

司机说：“那你们不如不干。”

胖老人说：“咳，这人哪，闲着也是闲着。”

司机说：“真是有意思、有意思，赔钱赔工夫做生意，有意思。”

胖老人把眼睛瞪得很大：“过去，我们赚钱。”司机说“是吗？”老人说：“是，那会儿，我们的钱赚海了，问问，十里八乡谁家的家伙儿，不是我们打得呀，铁锨犁耙、牛鼻环、烧开水的水杓子，都是。”

瘦老头说：“还有县城大门的铁门环，还是县长坐着小汽车，来求我打的呢。”他炫耀地问胖老头：“是吧，是我打的吧？”

胖老头说：“那是我淬的火。”

两个人一争，额头、脖子上都冒出了筋疙瘩，他们说话时挥动的手上，筋疙瘩更是密密麻麻的，像蚯蚓。

司机看着、听着，呵呵地笑，笑着给他们解围：“我说，你们过去赚了多少钱哪？”

“那是海了。”瘦老人说。“那钱哪，没数儿。”胖老人补充说：“每天是一大堆票子，堆在地上，我们俩从中间划开，平分，是吧？”他问胖老人，问的时候脸上涌满甜蜜的微笑。“后来，活儿就少了，”胖老人像自言自语：“再后来，差不多就没有活儿了。”说着就长长地叹了口气。

西天边上的霞云退了，蒙上了暮色。司机笑呵呵的脸，慢慢地不笑了，一脸的凝重。他站起来说：“我有点活儿，你们干不干？打个车挂钩。”

两个老人高兴的不得了。风箱呼呼地拉了起来，炉子里的火苗跳跃了起来，铁锤有节奏地响了起来：“叮当、叮叮当、叮当……”

胖老人轮着大锤，叮当、叮叮当……铁砧上的火花，在暮色中四溅着，一层儿、又一层儿……瘦老人说：“让我来一会儿！”

他把大锤要过来，赤裸的臂膀抡成了一个椭圆，叮当、叮叮当、叮当……铁块燃烧着淬在火里，吱——弥漫起浓浓的浪烟。

车挂钩打好了，在满月的照耀下，跳跃着一簇一簇兰色的光亮。

“给钱。”司机把一百元的新币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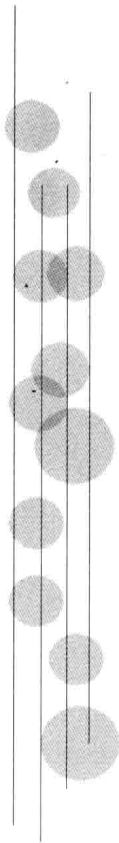
“免了。”胖老人说。“不要了。”瘦老人也说。



他们流着汗水、红彤彤的脸，在炉火的映照里奕奕发亮。他们帮着把那个车挂钩抬在了汽车上。汽车隆隆地发动，缓慢地开了。

原本，司机打这个车挂钩没有用，只是他愿意。两个老人也并不想挣司机的钱，他们只是觉得痛快。

真痛快！两个老人拾掇了摊子回家去，一边走一边唱起来，他们唱的是晋剧老调，在夜幕里，清亮地痛快淋漓地荡漾……





红 灯

老荣说，虎子，站累了吧，打了一天麻将，老婆治气楞逼着洗衣服，这不，偷跑着来上班的。

虎子说，你还活什么劲？窝囊，你回去吧，我替你一个班。

老荣说，真的？虎子说，真的。

把老荣高兴得不得了。虎子说老荣你先别高兴，你得给我去买肯德基。老荣说行，肯德鸭也行，说着就去买肯德基去了。

傍晚的街景最好看了，大街两旁，闪亮着形形色色的霓虹灯，街上车来车往，汽车的灯光连绵交织着，水一样的流动。虽然在岗亭上站了大半天，虎子一点不觉得累。他当交警三个月了，像做了三个月的诗。

虎子规范地打着手势，这个时候车流量很大。红灯亮了，像一道闸门，淤积起潏潏的一片。绿灯亮了，车辆哗地一下就奔流了起来……干交警虎子有着很深的体验，老百姓好，老百姓最守规矩了，要是人们都像红绿灯下的老百姓一样规矩，早共产主义了，

老荣买肯德基回来，说虎子，你先去找个地儿吃了，让我先值一会儿。

一辆警车，尖尖地叫着，闯红灯开过去行人的目光都很疑惑，都被警车上闪亮的警灯牵着。虎子在亭子下面说，老荣你怎么不管一管他呢，耀武扬威的，影响多坏。

老荣说，你没看这是警车吗？咱自家的车，闯红灯自然有急事儿。

虎子说，急个屁，你不看看里面坐的是个小姐儿，给小姐儿抖威风呢！



老荣说，就你的眼尖，你能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你还嫩呢，你知道我老荣干了一辈子交警没提，还降了，降了两级的工资，都是为什么吗？是像你现在一样——眼尖。

虎子说，别说了别说了，现在值班呢，有话回去给你老婆悄悄地说吧。他把老荣从岗亭换下来，规范地打起了手势。街上汽车的灯光，梦一样地流着……红灯亮了，一辆黑色的红旗，大模大样地从白线里开过来，虎子作了个停止的手势。老荣在岗下面喊，车号，车号，虎子你没看见是2号车吗？在这个小城市，有着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背首长的车号，是每一个交警的常识。

虎子没有理睬他，从岗亭上疾步走下，走向那辆黑色的红旗。

老荣叹了口气，跟着虎子走过去，拽了拽他的衣角，凑在他的耳边说，车号，2号车，你怎么能拦首长的车呢？

司机从车里走出来，脸上没有表情。虎子敬了个礼然后示意他把车开到一个规定的地方。虎子收了她的驾照。司机说，那车就放这儿吧，算你有能耐，我要走了，

虎子撕了罚款票，说你明天到局里去，还得安排住一个礼拜学习班，学习学习。

司机打的走了。

老荣说虎子你忘了首长的车号了吗？首长的车怎么能查呢？还罚了人家。

虎子说。老荣你真熊，一见当官的影儿就站不直了，你给我找找，首长在哪儿，在哪儿呢？

老荣说万一首长在里面怎么办？

虎子说，我就知道首长不在里面的，首长在里面他就不闯红灯了，中国的事儿全都坏在这些人身上，全是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玩艺儿捣捣坏的！

老荣心情忐忑地说，哎呀，这是宫市长的车呀，你知不知道？

虎子说，知道不知道又怎么样？告诉你吧，宫市长是我对象他爹，我未来的老丈人。

哎呀！真没看出来。老荣激动得脸发红，那，那就没事儿了，那咱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虎子说，老荣，该怕的还得怕，快回去给老婆洗衣服吧。老荣说，那我就走了，你辛苦吧，街上渐渐地静了下来，虎子站在岗亭上想，快下班了，他也快下班了。肯德基！两人坐在老地方，一边吃老荣给买的肯德基，一边儿……啊！夜色真好！